

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三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佛歎完二智就不講了。不講又如何結尾？佛就用這一句來交待：

「止，舍利弗！不須復說。」

不須對你講，最怕你問，你不問就好了，問就會多事，焉能對你講？

這句話又太強硬，應該說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」就了事，不講就不講；但佛連「不講」的話都講了出來：「不須復說。」「止」就是不講，但不講又要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不大明白佛這種微妙之用意。」你不明白，我就解釋給你聽：

「所以者何？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

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。」

這是為你解釋，因為你的心總有些不服，正在好好地讚歎佛智，卻用一句概括就不講了，不講的理由確是不太充足，佛應講些「不講的理由」給我聽。

佛不講的理由，因為佛所成就之法，乃是第一法，是稀有法、難解法，講給你們聽，豈有不是等於對牛彈琴？此事佛做不到，故佛叫舍利弗「止，不須復說」。這些道理你都不知道嗎？所以你心理上有一點不太舒服。

（有人說：）佛的「第一」法可以講，佛的「希有」也可以講，「難解」也可以講，解釋給我們聽。

此事十分難為，佛告訴你：此事不能對你講，因為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，對你講有什麼用？難道你蠢我都陪你蠢？佛與佛才能究盡，「究盡」者，即是究竟窮盡。窮盡什麼？窮盡諸法實相。什麼叫諸法？就是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一一皆能究盡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都不會聽，你這些是鬼話。」

你不會聽，我又儘管泛泛然講兩句給你聽。

「所謂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

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、末、究、竟等。」

你還舒服不舒服？我說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什麼叫如是相？「如是相」者，是佛第一稀有之相、第一難解之相、佛的甚深廣大微妙之相。

（有人說：）按照你這樣講，你再講多些，我也不會聽。

你承認你不會聽就好了，這就打斷都可以。但你又不斷要求聽此事，你就很辛苦，我講也辛苦，你聽就更辛苦；已經明白告訴你：「止，不須復說。」你還不舒服嗎？

講到一切甚深微妙廣大佛法智慧，有相、有性、有體、有力、有作、有因、有緣、有果、有報、有本、有末、有等……，不知多少若干無量無邊，怎能對你講？已講明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。你如果要究盡，你要成佛才可以。你如果不成佛，你就不配去究盡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依照這樣講，我就沒有資格了。」

有的，不過要遲一下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想現在聽。」

現在你哪有資格聽？難道牛可以聽人說話嗎？你沒有資格聽。你要聽，除非成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我未成佛也想聽一些。」

未成佛聽一下不是不可以，慢慢才可以對你講少許，將來以一劫那麼長的時間為你講「相」，再以一劫那麼長的時間為你講「性」，再以一劫那麼長的時間為你講「體」，再以一劫那麼長的時間為你講「力」，裡面有無量那麼多，就要無量劫才講完。

此事當然有些為難，誰能為你講得那麼容易？此是讚佛德，已說「止，不須復說」，你叫我怎樣講？正所謂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」，很容易對你解釋的嗎？

（有人認為：）既然不解釋，就無須提出來騷擾我們的靜聽。你現在這樣讚歎一乘，又不作解釋，我認為你騷擾我們。

你可以認為是騷擾，根本上就是志在騷擾你，這就叫做動眾令疑，驚動大眾，令大眾生疑。

生什麼疑？生什麼疑你都沒有辦法，你只是說「何故殷勤稱歎諸佛甚深微妙難解之法」。你只可說「何故之」？這就謂之撩動。此事我們現在絕對不能「解」，如果「解」就很麻煩，那些聽者就認為荒唐，佛都不肯講給大眾聽，現在讀經的人就去「解」，你說荒唐不荒唐？你不會解就算了。

按照你這樣講，自己去解釋就謂之荒唐，往昔的人，很多位大法師都是有注解，你即是罵人，不是罵自己，即是罵人所解者皆是荒唐。

當然都是一樣，我解是我荒唐，他解是他荒唐，他們不應該解，一乘實法，絕對不應該解，只可說它是一乘就算了，只可說它是佛德就算了，這個佛德微妙，同時自己就有一個很好的思想。

什麼叫做很好的思想？今日佛作如是歎，是不可說，往日佛作如是說，這兩件事比較起來，我當如何決斷？

你別這麼愚蠢，已講明從前佛「以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」，已清楚告訴你，這是方便；這還有什麼可說？這即

是有真實、有方便，要你知道有這兩件事。

如果是知道有這兩件事就叫做好，我們現在的人就變成半天吊，又上不了天，又下不到地，半天吊就很辛苦。

我也知道你辛苦。辛苦也有辦法，辦法只有開除以前的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」，只有開除這些。你這個半天吊的人，我就勸你上天，不要落地，你一落地就死得更快。你上天就好好地安樂，你就信一乘好了，不要做半天吊的人，我也知道你很辛苦。

這是一種各人自己的心思，一想起來就變成半天吊。為什麼呢？有一虛一實，「實」當然未講，「虛」就聽得飽滿，也做得足夠，盡死力去做，只賺到一個「枯」，你說多麼辛苦！慢慢就要解決這件事，就謂之講《法華經》。說到把文義來解釋，解出個道理，此事就萬萬不可。

從前的大德解十法界，十法界的「相」，十法界的「性」，十法界的「體」，十法界的「力」……，有什麼關係呢？現在是講一乘之德，他就拖到十法界裡面去。如果拖到十法界裡面，可以這樣講：地獄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畜生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餓鬼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一切人類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如此類推，聲聞、緣覺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菩薩與佛也是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，就是這樣講。

他說十法界，十法界皆有如是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、本、末，他說三千性相，認為這樣解就最妙。他說，眾生除非不起念，起念就必落十法界。一念很簡單，一念就有十法界。十法界中，一界再次與其他九界互攝，互攝就變成一百界。一百界裡面，每一界都有這「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、本末」十如是，一百個十就是一千，所謂百界千如。還可以分開來講，眾生有一千，五陰又有一千，國土又有一千，共有三千。三千裡面又再可以分，有性具三千，又有事造三千，這就成六千。依照這樣再推，就真是無量，重重疊疊。古代的人解經是這樣解。

後來再別開來解，單單是解佛的實義。佛的實義就是屬於佛的相、屬於佛的性、體、力、作……，全部在佛那方面來講。按照他這樣講十法界，佛已經在內，又別開他來講。好比請人吃飯，十個人都坐在一桌吃到飽，另外又開一桌飯菜給這位老先生吃，這很容易就會脹死他。沒有這個道理，他同那十人一起吃就可以了。

十法界一一都有「如是」，又何必再分開十法界做什麼？這就講多了。從前的人解經這樣了不起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佛已經講明「止，不須復說」，他又偏偏要講，後來的人也跟著講，講之不了。後來的人再講，都沒有什麼關連，這要歸咎前人，不可以怪後人，若要怪，只可怪後人不知前人的錯謬。所以這個佛教，完全被古時那些大德害了後人，佛教徒全被他所害，開口就「如是如是」，他簡直不會讀文。經文你都未曾會讀，還講解什麼義，其義必須向文那裡通過，然後才能講義。

另外，文通過了，其義也未必絕對能通過。你不能一定要依文去解義，如

果依文去解義，其文不能盡顯其義，你依文又怎能解？

就好比往昔有幾句這樣的話，別人絕對不知其義，與他有關係的人才知。他這樣說：「帽如海，鞋如江，日行千里，不出門檻，夜臥八腳兩床，遇有便船，行路回鄉。」這幾句話看起來不是很深，你解文好像很容易解，「帽如海」，那頂帽好像海，不須多解釋都可以；「鞋如江」，鞋好像一條長江；「日行千里不出門檻」，就是整天在屋裡行走，不出門；「夜臥八腳兩床」，晚上睡覺，睡兩張床，就有八隻腳；「遇有便船就行路回鄉」，有便船就坐船，船不會撐到你門口，不會撐進你的大廳，一定要行路，你不行路怎回鄉？船只到碼頭。

有人這樣解，叫做消文。這有否盡其義呢？若只靠此文，我就只能這樣講：「我不知道是什麼義？」文不能顯其義，就即是假的。應該怎樣呢？是要與他有關係的人，才知道這些話之意。因為這是一封信，這封信是男人出外工作，想回來又不容易，就寫了這封信回來給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不會認字，她收到信就拿去給人看，無論給哪一個人看，都說看不懂，看不懂就罷了，不能勉強。人人都說不懂，她的心很不安樂，很不服氣地說：「為何這些是字，你們都不懂，你們讀書讀去了哪裡？」

有人就說：「我們不懂就是不懂，你以為我讀過很多書？你去找讀書最高深的人來問吧。」她說：「誰是讀書最高深的？我不認識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認識，我可以介紹你去問那位舉人公四老爺，你去問他，他會懂。」

她沒有辦法，只好去問四老爺：「四老爺，有封信，麻煩您講給我聽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一封信都要驚動我解釋給你聽，那麼多人你都不問，卻問到我這裡來？」

她說：「不是我不問，我都問過所有人，他們都沒有一個人知道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真有這麼難，那麼多人都不知道，都不能解釋給你聽，要來問我？好吧，給我看看。」他一看，嗯嗯哦哦，也說不出信中意思。

她問：「四老爺，信裡講什麼？」四老爺說：「我也不懂。」她說：「您也不懂，就很難講了，不知還有誰懂？」四老爺說：「我相信，連我都看不懂就沒有人能看懂，這的確是沒有人能看懂。」

她說：「四老爺，我不須您解釋給我聽，您讀給我聽吧。」四老爺說：「我讀給你聽又何用？」她說：「您讀給我聽，我才心息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好，我就讀給你聽：『帽如海，鞋如江，日行千里，不出門檻，夜臥八腳兩床，遇有便船行路回鄉。』我就不會解，你會不會解？」

她說：「四老爺，我會解，我知道。」四老爺說：「你怎會這麼聰明，你又能知道？」她說：「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。」四老爺說：「你既然完全知道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她說：「可以，四老爺！他說『帽如海』者，他出門的時候，我做了一頂新帽給他戴，他去了幾年，那頂帽爛了都沒有錢買，都沒有換過新帽。那頂帽戴到爛，連帽邊都沒有了，好似大海無邊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哦！原來『帽如海』叫做無邊。我就不會解。『鞋如江』又怎

樣解釋？」

她說：「他出門時，我做了一雙新鞋給他，他穿著這麼多年，應該要換，他都沒有錢換，就穿到爛，連鞋底都沒有了，這就是江深無底的意思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哦，原來江深無底是鞋無底，是這樣解。什麼是『日行千里不出門檻』？」

她說：「這句我知道，因為我的丈夫沒有什麼本事，在外做事，沒有什麼高尚的工作給他做，他就在茶居那裡為人倒茶、收杯、抹桌，在那裡團團轉走路，白天行到天黑，他哪裡有出門，這就是『日行千里不出門檻』的意思。講到『夜臥八腳兩床』，此事就更可憐，晚上收工，睡覺都沒有床，睡覺時就把兩張茶桌合併就算是床。兩張茶桌就是八隻腳，『夜臥八腳兩床』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你又怎會知道得那麼清楚？」她說：「我猜度他這個人的環境是這樣。」

四老爺問：「最後那一句『遇有便船行路回鄉』，又講什麼？」她說：「那是說，他很想回來，又沒有路費，又沒有錢吃飯，最好就是遇到有船要拉纜，就幫船家拉纜，賺一頓飯吃，晚上又可以睡覺。拉纜是行路，遇有便船就拉纜行路回鄉，不是坐船回家，他的苦惱我知道。」

四老爺說：「你這樣解釋，我就不會，意思一定是這樣。」

後來她的丈夫回來，她質問丈夫此事：「為何你寫的信回來沒有人看得懂？幸好我能會意。」

她丈夫說：「此信不是我寫，是我叫人代寫。你知道我不懂拿筆，怎能寫信？」她說：「你叫人寫，也不該寫得這麼陰沉。」

她丈夫說：「我怎知道有什麼陰沉不陰沉？我一番長篇的話對那個寫信先生講，那個寫信先生大概是很懶，他拿起筆，我見他劃幾下，就把信封口，叫我寄，此事我也是不明瞭他裡面寫些什麼。殊不知他會這樣寫，又幸好你能會意，不然就沒有用了。」

這就是文字上有意，其意你不能知。在佛經裡面，這種情形處處都會有。你不要說依文解義都可以，有些地方可以依文解義，有些地方未必可以依文解義，很容易會錯意。

這種意思最甚者，就是《法華經》，隨便那一部佛經都沒有這麼容易會錯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《法華經》深妙，可說得上是甚深，現在見到二千五百多年來，未有一個人知道什麼是《法華經》，真是沒有人知道。

唐代詩僧修雅撰寫的《聞誦法華經歌》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話：「世人之耳非不聰，耳聰特向經中聾；世人之目非不明，目明特向經中盲。」這豈有不是又盲又聾？又盲又聾就是不能見、不能聞，就連講者，他也是盲，也是聾，他歎息世人盲、世人聾，難道他不是世人？他也是不容易明白。

這就是佛讚歎佛德，你說深不深？你說妙不妙？你說難解不難解？即是這個意思，很了不起，因此多講兩句附帶的話。

日本人翻譯這一段文，他一定是以梵文底本來翻譯。他這樣翻譯：「彼等諸法，是等真實之法，是等之法使如是相，是等之法使如是性，是等之法使如是體，是等之法使如是、如是、如是……是等諸法唯依佛陀現顯」，唯有佛才知道見到，即是解釋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。（筆錄編輯者不懂梵文、日文，無法查證，此段文字可能與日本譯文原文有出入。）

菩薩可以解嗎？菩薩也可以解，菩薩現佛身都可以，難道這也不會解嗎？菩薩不是證得，解是可以的。一乘實相怎樣解？是可以解，一乘實性、實體、實力如何，他不會不知道。

「開佛知見」，總名叫做「佛知見」，他已經明瞭叫做開，裡面有初開佛知見，有究竟開佛知見。初開佛知見，開一點、兩點是未確定，聽一劫、兩劫都是初開佛知見，你就算聽千劫、萬劫，都仍然是初開佛知見。講到我們往昔親近沙彌菩薩，聽八萬四千劫，又即是聽一乘，當然有聽一乘因因果果，但是很少。你在八萬四千劫裡，聽到多少？我相信聽到五個名相，也都算夠了。再親近四萬億佛，在這四萬億佛當中聽《法華經》，也會深入一些，可以「開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」，有二、三百或二、三千，是有一些。

現在呢？現在就不可以講，三乘人都不可以講，你們只管來聽。八萬菩薩又如何呢？如果是開權，八萬菩薩就不須聽這些，顯實也不須聽。講未開權，名叫做聽，實在就沒有聽，即是對實教菩薩就有不同講法。「止，不須復說」，這些話是對三乘人講。

講這部《法華經》，如果要明瞭清楚地講，還是要認識這一大篇文字才可以講。這一大篇文字通不過，這部《法華經》絕對沒有開口處，不能講。

既然不能講，不講可以嗎？講其他可以嗎？這又不可以，根本在這裡，你連根本都沒有了，你再講枝末都是白費唇舌，這些道理就叫做不可以講。

佛的意思就是這樣，這屬於無問自說，沒有人問佛，佛就作如是歎。聽者就有很大的感想，不知道想什麼好，不知道做什麼好。你以為這樣就完了？佛還有最激烈、最清楚的話在偈頌那裡對你講。那些偈頌之意，三乘人絕對不知道一絲一毫，一厘一分。這就很糊塗了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